心灵漫笔

口袋公园花枝俏

■谭艺君

海棠花烂漫地开。这一团团绯红的云霞，可是仙子的霓裳，落入了人间？

不，这片云霞是温暖可亲的，是人间烟火色，在家中推窗可见，仿佛把整个小区都照亮了。

小区西侧依白云山路有一片南北走向的狭长地带，如今建成了一个口袋公园。这里地形东高西低，各种植物顺着缓坡自在生长，阻隔了车水马龙的喧嚣。公园西侧，一株株海棠树错落有致地站成一排，花枝连着花枝，正开得热闹。娇俏的花朵鲜润丰腴，宛如女子的酡颜。宋代词人晏殊在《诉衷情》一词中写道：“海棠珠缀一重重。清晓近帘栊。胭脂谁与匀淡，偏向脸边浓。”海棠的花色真的如女子脸上的胭脂，增之一分则太浓，少之一分则太淡。那深深浅浅的胭脂红，仿佛从锦瑟华年、万阙风月里提炼，花枝的每一次荡漾都摄人心魄。它们开得浑然忘我，仿佛这枝头永远属于它们似的，把压箱底的美好都拿了出来，展示在浩荡春风里。其实所有的花开都是无畏的，不念过往，不惧将来，不负大地，只管倚坐枝头、快乐地绽放，将无尽的喜悦传递给看花的人。阳光从花枝的缝隙里漏下，在草色漫卷的地面，投下轻盈的影子。风过处，枝头晃动着微微的甜。

踏着弯弯曲曲的石径，从一株株开花的海棠树下走过，花瓣飘落在衣襟，像精美的刺绣。“朝醉暮吟看不足，羡他蝴蝶宿深枝。”唐代诗人郑谷在《海棠》中写下的诗句，我亦有同感。有时候，甚至会羡慕春风，轻轻吹过即能让花朵释放清香，也会羡慕蜂蝶，因为它们可以与花朵日夜亲昵。

口袋公园里还种植着银杏、雪松、石楠、红叶李及杏树、桃树、桂花树等，其中以银杏居多，且都是新植的。银亮的枝条上绿叶新萌，充满勃勃生机。蜿蜒的步道两侧有木质长椅，随时可以坐下来休憩。一棵银杏树下，有一方椭圆形的空间，放置着石桌、石凳。石桌上有刻着“楚河汉界”字样的棋盘，人们摆上棋子就可以切磋技艺。

孩子们在公园里尽情地奔跑、嬉戏，释放活力和快乐。大人们则三五成群，或悠闲地散步，或驻足欣赏花朵，或坐在长椅上聊天，享受着春光的美好。经常在这里散步的都是在同一个小区里居住的人，邻居们见面，免不了热情地打个招呼、东家长西家短地聊上几句，欢声笑语飘荡在花树下，平凡的幸福，如不远处的沙河水一样缓缓流淌。

婆婆前段时间罹患眼疾，经历数次手术后右眼视力几乎丧失，因身体原因去不了太远的地方，家门口的口袋公园是我们经常陪她散步的地方。所幸，她能看到的半个春天，依然灼灼其华、生机盎然。

清晨的口袋公园是鸟儿的乐园。“叽叽喳喳”“啁啁啾啾”“咕咕嘎嘎”……各种鸟儿的啼鸣此起彼伏，有的明亮清脆，有的低沉婉转，交织在一起又和谐美妙。两只灰喜鹊栖落在一株盛开的桃树枝上，亲昵地相互梳理着羽毛，周围簇拥着娇艳的桃花。这场景，仿佛放上画框就是一幅吉祥的画。“抬头见喜”——看得我不由心生欢喜。再往前走，一只戴胜鸟举着华丽的头冠在步道上旁若无人地踱步，时而低头啄食。待我走近，它“扑棱棱”地飞到近旁的一棵银杏树上。这真是一场美丽的不期而遇呀！公园里成群翔集的是一种我叫不出名字的小鸟，翅膀麻黄，黑色的头顶有一块白，颈间是一圈浅麻灰色的羽毛。枝头偶见一种通体黑色的鸟，喙为金黄色。公园里鸟鸣太盛，分不清哪一种叫声是它们发出的。鸟鸣是春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若无鸟鸣，这口袋公园里的一汪春色，大概会少几分灵动吧。

伏在花枝上的晨光已经苏醒，口袋公园里晨练的人多起来。一个中年男子领着一只小泰迪犬散步。泰迪犬在前面撒着欢儿奔跑，男子旁若无人地边走边唱。那歌声听起来很专业，每一个音符都跳跃着情绪抒发后的畅快。我跟在后面静静聆听，心情也如那歌声般欢畅。

近年来，我市大力推进口袋公园建设，把其作为一项便民惠民的民生工程，见“缝”插绿，打造人人可享的“小而美”口袋公园。这些口袋公园如明珠般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，使市民“推窗可见绿，抬脚即进园”。每一个口袋公园背后都升腾着人间烟火，触摸着民生的温度。

家门口的诗和远方，此时具象为一树树盛开的海棠花。海棠的美艳，真的可以让我从晨光微露看到暮色四合。黄昏，将要沉落的夕阳给大片大片灰色云朵镀上了金边，衬托得沿白云山路涂抹的这一带绯色云霞愈加绚丽了。

夜色暗下来，口袋公园里设计精巧的圆形灯柱亮起来。灯柱上刻满镂空的银杏叶图案，一片片银杏叶散发着金色的光芒。在灯光的映照下，海棠花像薄而莹润的玉片，光泽迷离又透着坚韧的美感。

穿过口袋公园向东，走进汉江路，就一脚踏入热气腾腾的市井生活。“热豆腐”“调凉粉”……路边商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。香气扑鼻的小吃，来上一碗让人温暖到心底。摊主们忙碌着，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，与客人打着招呼，谈论着家长里短。家门口的诗和远方，与人间烟火气如此和谐地交融在一起。

流年似水，人间情长。白云山路盛开的海棠花，是我身边最美的春日风景。

荠菜香 母爱长

■史金焕

漫步在沙澧河畔，沉默的土地一片绿意蔓延。途中，我见到两位女子正在挖野菜，灯笼草、麦瓶草、腺毛蒿……我顺着她们的目光望去，锯齿状的绿叶摇曳在微风里，好多都已绽放点点小花，鲜嫩的荠菜无疑是春天里不可多得的舌尖美味。

前几日回老家，与母亲闲聊时，我说起想去田间找找荠菜。母亲爽快地答应了。她迅速拿起铲子、篮子，我们便一同前往了。

母亲的干脆让我心生感慨。犹记得童年时，母亲总是十分忙碌，要么在田里劳作，要么操持家务，无暇顾及我们太多。家中孩子多，她实在分身乏术。如今，她和父亲两人默默守着老家，守护着生活了一辈子的小村庄，然后在等待里盼着我们的归期。我们兄弟姐妹年少的那些时光里，她曾经多次缺席。如今，我们长大成人，她却不再年轻，也不用再像过去那般忙碌、操心、劳累。我在闲暇给她通电话时，她要么在和邻居打牌，要么在和父亲散步，又或者在看电视剧。只是，如今忙碌的人变成了我们，她没能参与我们忙碌的生活；她悠闲的日子里，也缺少了我们的陪伴。

此时，母亲正顶着花白的头发、佝偻着身躯，一手拿着铲子，一手仔细地翻找着荠菜。忽然，她惊喜地喊道：“焕，你看这边有好多荠菜，真嫩啊！”有那么一瞬间，我仿佛回到了童年。那时我还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，蹦蹦跳跳地跟跑在母亲身后。彼时的她还不足四十岁，就像一棵枝干壮硕、花朵繁茂的大树，扎根于肥沃的土地，守护着我们。

母亲是种庄稼的能手。她穿梭在一块块田地，采撷着一棵棵荠菜，如年轻时那般熟练、得心应手。她念叨着荠菜配鸡蛋可以做菜馍、配猪肉可以包饺子，又说还可以用荠菜下面条……当她说这些的时候，我仿佛闻到了荠菜的清香。

返城时，小菜园里的菠菜、小葱、韭菜、生菜，还有从田野里挖回的荠菜，都被母亲清洗干净，整齐地放在我的袋子里。我深知，我带走的远不止这些青菜。

当晚，我按照母亲的方法包了荠菜馅儿饺子。美味在唇齿间萦绕的同时，童年的回忆、成年后的岁月、藏在荠菜里的母爱，都被饺子裹着入心……

国画（工笔）燕归来 陈春生 作

故乡的蒲公英

■张菊英

在晨曦微露的田埂旁，一抹绿意悄然探出了头。那是蒲公英，以它稚嫩而坚韧的姿势，迎接第一缕阳光的温柔拥抱。

春风轻拂，蒲公英的叶尖轻轻摇晃，它的根深深扎进泥土，满是对大地母亲的依恋，也是它勇敢追梦的起点。在故乡看似平凡的土地上，蒲公英怀揣着不平凡的梦想，期待着花开那一刻的辉煌。

童年总在清晨的竹篮与铲刀的“叮当”声中苏醒。母亲绾起鬓发，领我蹲在田埂旁寻觅这些早春的绿意。她常说，蒲公英是大地赐予人间的药方，那些凝固在叶脉里的苦，正是治愈寒冬积郁的良药。她教我用指甲掐断叶柄，断口处渗出的乳白汁液，带着清苦的草木气息。“这是蒲公英在喊疼呢。”母亲说着，往竹篮里垫块粗布，“得趁露水没散时采，叶脉里藏着整夜的月光。”我们像寻宝人收集散落的翡翠，直到柳条筐里堆起小山。归途中，母亲会掐朵未开的花苞别在我鬓角，说这是春天盖的邮戳。

焯过水的蒲公英在粗瓷碗里舒展开来，青碧的叶、嫩白的茎，滚烫的米粥浇上去，苦香混着米香在灶屋蒸腾。父亲总说这味道像熬过的日子，初尝微涩，回甘绵长。最妙是凉拌，滴两滴棉籽油，撒把粗盐，苦味便被“驯服”了。那些年，蒲公英的苦滋养着全家人的脾胃，也把某种倔强种进我们的骨血。

三月风暖，蒲公英开始编织金色的冠冕。细看那花盘，实则是上百朵舌状花的集会。母亲在纳鞋底的间隙抬头，说这花儿像极了油灯下的我们——各自发光，又相互取暖。蜜蜂是最殷勤的，在花朵间采集“甜言蜜语”，却不知蒲公英的蜜缘于最苦的根茎。

“齿叶黄花阡陌开，老来秉伞飘南北。”花事将尽时，蒲公英开始筹备远行。青绿的花萼收拢成灯笼，把种子裹成待拆的信笺。某个阳光正好的午后，绒毛伞突然舒展，犹如大地举起千万支小伞兵。这时节母亲总要念叨：“该飞的终究留不住。”她站在檐下看绒球四散，眼神像送别要去远方的游子。

天涯虽远，蒲公英却从不曾害怕，心中有着对未知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向往。无论落在荒芜的盐碱地，还是肥沃的田野，蒲公英都能迅速适应并生根成长，再次绽放出生命奇迹。这种顽强的生命力让人不禁为之动容。它告诉我们：无论身处何种环境，只要心怀希望，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。

物资匮乏的年代，母亲用一把蒲公英将餐桌装点得绿意盎然，不仅满足了味蕾的需求，还让一家人在艰难日子里拥有强健的体魄、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并充满希望。那些日子虽然贫穷，但因为有了母亲的巧手与蒲公英的陪伴，生活变得有滋有味，充满了爱与温暖。

如今，每当春风拂过，我总会想起母亲奋力向上的身影。她就像在田野里灿烂绽放的蒲公英，用坚韧与智慧托举着家庭，照亮孩子的成长之路。看似不起眼的蒲公英，以它独有的方式，教会了我生活的真谛——无论环境如何，都要保持一颗向上的心，勇敢追寻心中的梦想，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。

诗风词韵

一杯春

■赵根蒂

那些纤细的叶芽
宁静地沉在杯底
幽幽地氤氲出芬芳
风乍起，吹皱这一“池”春水
晶莹透亮、生机勃勃
那是你送我的茶
那是你采撷了一大捧的春天
打包压缩以后，赠予我
我眼睁睁看你的裙裾
在杯底，一点一点
温柔地散开

春天来信

■李 季

希望在春天收到你的信
每个字都是一朵绯红的花
每个字都带着心跳
我会坐在阳光下
读你的信
读你窗外的鸟语花香
草色卷帘
你每日的脚印
溪水一样清澈的时光
这封信一路经过的
山山水水
辽阔的田野、温暖的村庄
每个字都是你喜欢的隶书
每个字都穿越了千年
你是疼在谁眼角的
一滴泪
我是流徙在哪阵风中的
一粒沙

花开花落皆是春

■张 琪

春日的午后，我漫步在繁花盛开的河边，所有的花儿都在一树一树畅快淋漓地绽放，空气中弥漫着似有若无的花香。这春天，多么生机勃勃，多么令人欣喜。

樱花在蓝天的映衬下如云朵般轻盈洁白；海棠花粉白的花瓣上泛着淡淡的红晕，像是少女羞涩的脸颊；玉兰花亭亭而立，如满树欲振翅的蝴蝶。

各色花儿虽然同样美得炫目，却性格各异。雪白的梨花自有一种“寂寞空庭春欲晚，梨花满地不开门”的清冷，艳丽的桃花却有“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”的热烈，“鹦柔猩艳胜西川，有色无香意态妍”的海棠因无香令多少文人雅士引以为恨，但那份妖娆明媚又是其他花儿所不能及的。

春天的花开得虽热烈，但也短暂。大多数花的花期只有短短几天，长的也不过十来天。它们似乎知道自己的时光有限，所以开得不顾一切，格外绚烂夺目。

每当春花盛开时，我也往往焦虑不已。盼春来，惜花开，怕花谢，真切地体会到了“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”的心境。但细细想来，花期短暂正是让人如此珍惜、爱恋的缘由。试想，如果花儿常开不败、永远娇艳，那不成了塑料花了？我们还会如此珍惜它的绽放吗？

春花凋零，往往让人联想到生命的无常。可花开花落，本是自然。盛开是美，凋落也是美。所有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短，而在于是否活得精彩。所以面对生命的短暂，我们不必过分感伤。春天的花，用它们短暂而灿烂的生命，向我们诠释了这个道理。花开花落皆有时，都是生命的过程。重要的是，我们是否在绽放时，留下了最美的姿态。

我最喜欢的古诗是：“杏花疏影里，吹笛到天明。”多想在春夜里，邀得三两知己，坐在繁花满天的树下，喝两杯小酒，谈往事如烟。皓月当空，当微风拂过时，粉白的花瓣纷纷扬扬，落在树下赏花人的发上、肩头，像是下着一场温柔的雪。不辜负这一树繁花，不辜负这美好的夜晚，就是没有辜负我们的生命，不负这个春天。

做陶瓷的快乐

■郾城小学四（1）班 张睿博

美术老师经常带我们去写生。不过这次比较特殊，他带我们去做陶瓷，并且去的是神垕古镇。

乘坐大巴车到达目的地后，我们就看到了盛大的开窑仪式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出窑的九件作品中，竟然有六件都是失败品。看来，做陶瓷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！

看完开窑仪式后，老师带我们进入了做陶瓷的厂房。看着厂房内一排排的转盘，我内心激动无比。老师说做陶瓷得一步一步来，最重要的是练习拉胚。我迅速坐下来，把转盘速度调到中等，迫不及待地把手放在了陶泥上。那一刻，我仿佛打开了一个充满趣味的新世界。手中的陶泥是那样柔软、顺滑，为了防止它“逃跑”，我双手捧着它两侧，将大拇指按在上方。可是它太调皮了，一会儿歪向这边，一会儿又倒向那边，就是不肯和我好好配合。好在，不一会儿我就和它磨合好了——陶泥上方出现了一个凹口，随着手不停地用力按压，陶泥慢慢拉长，终于呈现出我想要的模样。马上就要成功了，耶——

可是“耶”字还没出口，只听“啪”的一声，我眼睁睁地看着它从我手中飞了出去，好像还回过头对我说：“再见了，小朋友！”我看了一眼落到远处的陶泥，心想：应该是刚才水加太多了，那么接下来我少放点儿水应该就可以了。我轻轻呼出一口气，平复了一下心情，转身又取了一块新的陶泥。加水时我一点点地加，生怕加多了，双手紧紧地护着它。随着转盘不断旋转，一个粗糙的小碗“问世”了。我轻轻地把它捧起来观看，那一刻，快乐在心中蔓延。

塑形、上彩……在期待中，我的作品被送进了窑中烧制。那天，在工人师傅的解说下，我知道我做的是钧瓷，还知道了一句话：入窑一色，出窑万彩。

做陶瓷这种赋予泥土新生命的过程，真的让我无比快乐，并感受到了陶瓷艺术的魅力。

别样情怀

听 雨

■雷旭峰

听雨，其实是听心。听不到心，谈不上听雨。

没有一定的心境，是听不到雨的。柳外轻雷池上雨，雨声滴碎荷声。心不静，写不出来像样的文字，心烦气躁，是无暇听雨的。

听雨是自己和自己对话。雨滴会激起心海的涟漪，泛上来的不仅有会心一笑的喜悦，还有苦涩和酸楚。到了一定年纪，常发现苦味的东西才记得深刻。人是一秒钟一秒钟地活着，再宏大的人生，再伟大的人物都是这样。就像雨，再大的雨也是一个雨滴一个雨滴组成。只是，我们常忽视了雨滴。

雨是有温度的。春雨柔，夏雨爽，秋雨凉，冬雨寒。但同一场雨，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感受。

春雨润无声。在雨中，你感到雨藏了一冬，到了春天还带着害羞，丝丝凉凉、不急不缓地飘着。人撑把花伞走在雨中、走进树林，就像花开一样。城里人不知春雨的金贵，昔日的庄稼人看到春雨，就像见了久违的亲人般激动。麦地里压着麦苗的土坷垃，被严寒冻得坚硬如石，一遇春雨，便酥了。春雨多是听不见的，听见的所谓雨声，或许是麦苗生长或是树上的芽苞舒展的声音。

夏天的雨总是急的，说来就来说走就走。我曾经与朋友一起夏天到山里露营，前半夜还在享受卧野观星，后半夜突然下起雨来。卧野听雨还真别有滋味。人躺在帐篷里，雨珠子大，打在帐篷上却有打在脸上的感觉。

雨声的好与坏，全在于心情。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分田到户了，收麦季节，烈日下一镰一镰把麦子割倒，一把一把捆成捆，再一捆一捆装满架子车，一车一车拉回村头的麦场。麦垛还没垛好，天下起雨来，此时的庄稼人宁愿自己衣服淋湿，也不愿淋湿麦子，一边为麦子搭塑料布，一边骂雨骂天。此刻，雨声无比烦人。但等烈日炎炎时，人们又盼着下雨，哪天若突然被乌云遮盖，“呼啦啦”下起一阵雨，那时，人们躲在屋檐下，感觉雨声是那么入耳，那么动听！

秋雨总是凄苦。“暮秋木叶已微丹，小雨萧萧又作寒。”秋雨在陆游心里是寒。于我，不仅寒，还苦。这种印象刻在十九岁的我心里，至今未抹去。

那年收玉米的季节，雨一直下，我正在奶奶家院子里剥玉米，邻居喊我说父亲的心脏病犯了。我赶紧跑回家，此刻父亲已不省人事。那时也没电话，哭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我只知道离村五里远的村子有个医生水平较高，就发疯般地向那村子跑去。天下着小雨，我没沿路跑，而是在刚收割过的玉米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奔跑，气喘吁吁跑到医生家里。医生提起药箱就往我家赶，等跑回家时，父亲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。父亲下葬那天，雨还在断断续续地下。我和年幼的妹妹、弟弟在雨里为父亲送葬。那一天，我感觉天塌了。那一天后，我开始怕秋雨，不愿回想那揪心的一幕。

如今我已年过半百，看多了世事无常，心中已住下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淡定，喜欢上了推窗听雨，平静地观花开花落、叶绿叶黄……

本版组稿：孙建磊 陈思盈